

留下祝福

作者：嚴鳳山牧師



「沒有一個宗教比印度教更包羅萬有、多姿多彩，就像進入酒店吃自助餐，總會找到一些合你口味的食物。印度教不單提供多種神靈作敬拜選擇，也有不同的得救途徑讓你去跟從。」¹這是我在印度22年對印度教的感受，後來因中暑入院，那裡的熱力真是無法擋，我便打算更換工場。差會知道我和太太有跨越文化教育哲學博士學位，便調動我們去了約旦福音神學院教差傳和學習阿拉伯文，那裡的穆斯林並不激進且十分好客。我們從印度恆河浮游到約旦的約旦河有八年多。去年暑假開始，再調動至美國底特律——美國最多回教徒聚居的地方，我們再度接近回教徒，專注作回教徒外展工作，太太也在教會內教新移民回教徒英文，藉此機會接觸他們。每年暑假，我仍訓練準宣教士如何向回教徒傳福音。這篇文章，目的是帶你同遊我和太太的差傳旅程。

我來自香港

我的父母來自惠州，我們幾兄弟姊妹都在香港出生和長大，自小跟著父母上教會。中學時期，父母在油麻地經營一間士多，我因為每天要在店幫忙，漸漸明白甚麼是破碎的世界：士多附近是油麻地果欄，經常有道友和年老流鶯在士多門口流連，我也曾目睹黑社會廝殺！也許就在那時，神已在我心中播下悲憫心腸的種子。在我中學會考時期，一位美國宣教士John幫我補習英文，並帶我查經。他成了我的夢想，我也想成為宣教士！後來我在培靈大會中立志獻身，那時我是一位教師，奉獻後入讀播道神學院。一次晚禱聚會中，有同學分享印度短宣體驗，我在心裡吶喊：「若神許可，我願意到印度宣教！」

3



4

5



6

讀神學院三年級時，我遇上了一位棕髮綠眼的姊妹，她竟然跟我有同一異象，要到印度作宣教士，後來她成為了我的太太。那時，她來香港作宣教實習，住在播道神學院的宿舍。閒談中，我倆不約而同驚訝地發現對方就是到印度宣教的伙伴。²一年後，我倆結了婚，我亦在三一神學院進修差傳，了解到印度有很多未聞福音的群體。

娶了個俠女

我並不知太太天生愛抱打不平。我在神學院畢業後，未能立刻啟程到印度，因為大兒子出生時有兔唇，需要留美數年進行治療，因此，我們選擇在芝加哥的越南難民區工作，希望更多明白跨文化工作。記得早期在芝加哥從事印支難民工作時，我們住在城外，那兒是流氓的集中地、福音的失落地。一天下午，太太從外面

回來，輕描淡寫地對我說出一件叫我驚恐的事情。她說，半小時前在街上被一個墨西哥裔的男子追打，我即時察看她有沒有受傷，並追問事情的緣由。太太感謝神保守了她，並安慰我不要太緊張。事情是這樣的：她走到某個巷口時，看到一中年女人被一男子毒打，太太便立時喝止他，並站在那無助的婦人旁，那時男子便轉移目標，欲打我太太，她雖不是長跑健將，那刻也拔足狂奔。眼看那男子快要追上時，太太便轉頭對他說：「我的丈夫是牧師，我們可以怎樣為你祈禱？」原本像是發瘋的男子頓時安靜下來。這時，那個受了傷的婦人也追上來了，並將暴力男子帶離現場。從那時起，我預料到太太會將這俠女精神帶到宣教工場上。³一如所料，太太無論是在印度或約旦，若遇到不義的事，她必定會發聲，她真的適合作宣教士！

- 1 我和太太去印度前的合照
- 2 在恆河旁開補習班
- 3,4 見證昆梅拉節
- 5 我每週都去探望在約旦的穆斯林Amer
- 6 太太在教會內向亞拉伯回徒教英文

殺罪浴場

來到印度後，最刻骨銘心的經歷要算是見證昆梅拉節 (Kumbh Mela)。昆梅拉節直譯為大壺節，相傳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須奴與邪魔搶奪一大壺，壺內裝有能殺罪捨惡、使人長生不老的花蜜，在神妖爭鬥之間，有四滴蜜露落入恆河並流經四個不同的城市，這四座城市至今仍會每三年輪流舉辦昆梅拉節。這一回是在安拉何巴德市舉行，從1月中至3月初進行，共55天，其中有數天被看作特別洗罪日。根據當時印航雜誌的報道，將會有8,500萬人到這城朝聖沐浴。從我家坐兩個多小時火車，就可直達安拉何巴德市，我看完那篇文章，立即決定要體驗一下這次全球最多人聚集的節日。⁴

2013年1月26日晚，我坐了四個多小時火車到達安市，火車站已是人山人海，因為翌日被視作到恆河洗罪的良辰吉日，清早五時已有眾多印徒從四方八面走向河邊，街頭巷尾都有警

察維持秩序，兩旁有小販售賣許願浮燈，也賣內衣褲，讓信眾出水後更換乾衣。那天清晨，月亮還未消失，月光照著途人，一路上有宗教音樂伴行：OM, Shiva OM，不停地在耳邊縈繞。最後，我看見一個大路牌，指明這路能直達恆河，路的名字是Shiva Road (濕婆道)。濕婆是印度三大神，又稱毀滅之神。看到數不清的人走在這路上，我不禁感嘆：那麼多人像是走上茫茫之路。據報那天有450萬人走過濕婆道，完成到恆河洗殺罪污的心願，這個河對印徒來說像是一個殺罪大浴場！

當晨光快出現時，我看見三名赤裸裸的Naga Baba Sadhu (沙陀) 跳進河裡，當地人稱他們為「聖者」或「棄世者」。那天我穿了厚厚的衣服仍感寒冷，這些「聖者」冒寒跳入冷冰冰的水裡，數分鐘後，他們將一些白灰塗在身上和亂蓬蓬的長髮上，相傳濕婆神也曾是有過這樣的打扮。這類「聖者」喜歡公開吸食大麻，表面看他們吸食大麻後好似快樂無比，心思一轉卻想



7



8



9



10

- 7 我在伊拉克傳教
- 8 底特律的印度學生
- 9 印度教祭祀
- 10 穆斯林歸主的穆罕默德，會定期到底特律的教會。
- 11,12 恆河
- 13 在仁愛傳教會探訪

到這些狂吸大麻煙的沙陀，正在傷害身體，很容易死亡。我也遇見一些Parivajakas（沉默沙陀），他們永不發聲。聽聞還有Shirshasinse（永不坐下的沙陀），他們站著睡覺、沉思、入靜形式，真是不可思議！

為甚麼那麼多人來此地慶祝昆梅拉節？印度教徒相信自己浸在神聖的水裡，新月能免除他們和祖先的罪，結束輪迴的人生。我在河旁逗留了多個小時，看見朝聖者仍是絡繹不絕。兩日後報紙上稱：「由於天氣極之寒冷和多灰塵，大量的昆梅拉節朝聖者出現氣管炎問題。」⁵ 雖然如此，若印徒尋不到處理罪源的方法，寒風冷流、滾浪沙塵也不能制止他們到「殺罪浴場」朝聖！

日日散祝福

在印度的日子，要有身分理由才能更換簽證，我曾以學生的身分學習印語。在德里時，我和太太因攻讀過海外教育學，曾辦印語學校給宣

教士，也辦國際學校給宣教士子女攻讀，也曾三間神學院教差傳。在瓦納拿西時，太太曾有多年在恆河旁為船民孩童補習英文，我也從旁協助。其實，我還有其他事奉，包括帶領查經、在不同教會講道、出任工場主任、指導神學生作短宣實習等，最開心的時刻是看到跟我們查經的印徒受洗歸入教會。在約旦的時候，我最主要是在神學院教差傳，亦到不同教會講道。今日，我在底特律專注於阿拉伯人的外展工作。每年，我會在不同地方講授印度教以及主辦心明穆斯林工作坊。祈願藉主賜恩福給萬國萬民，能在天下的不同小角落，留下祝福。

註腳：

- 1 嚴鳳山《繽紛文化印宣情》，香港差聯，2006。
- 2-3 嚴鳳山《我愛咖喱鄉》，宣道出版社，2007。
- 4 'A large number of pilgrims are complaining of respiratory problems at Maha Kumbh due to cold weather and dust', Air India Magazine, Jan2013.
- 5 Times of India, Jan29, 2013.

11



12



13

